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十四目錄

大雅二

生民之什 十篇

民勞　召穆公警同列以戒王也

板　凡伯規同僚以警王也

受孕之奇

誕生之異

保護之異

嗜好天生

詩經原始卷之十四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大雅二

生民之什

生民

述后稷誕生之異爲周家農業始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一章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二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三章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

見勤人事

教種厚封

播種殷祀

肇祀祈年

尊祖無忌祖尚者收井然不符探求而首了了唯八章中皆以八句十句相間又二章八後七章以前每章起句均用誕字作首另是一格

唪唪。四章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五章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六章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七章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八章

右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舊從朱 此詩專興文奇。未免駭人聽聞。故說者紛然各異。然所以興者。其亦有故。一由於不通文理。一由於不解人事。易言之。詩曰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朱傳云

精意以享謂之禋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意箋謂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其說本史記及鄭箋詩儒多非之然證以二三章居然生子及履棄寘而屢逢庇護雖牛羊禽鳥亦腓字而覆翼之則履迹之說似非虛誕唯從帝出祀郊禖雖履迹而心動安知其娠不爲帝子而爲異種必多方以棄寘之乎若毛傳云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則尤不通之至蓋從祀郊禖者求有子也求子而得子又反棄之有是理乎凡此皆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之文有未過耳詩言禋祀不過精意以致祭未言郊禖也凡言郊禖者皆後儒所增何以知其爲求子乎以弗無子鄭氏謂祓除其無子

之族已迂而豔姚氏又謂弗使其無子亦與下意乘寘不相貫唯鄭箋谷與季明德兩家以為姜嫄未嫁而生子者得之蓋以弗云者以其弗嫁未字於人也無子者以其未字於人故尙無子也下乃云履帝武敏歆是倏然有感而心動故下又云居然生子而棄寘之文氣本自相貫其奈諸儒不細心領會何哉然則禋祀謂何愚意姜嫄其人性必好道而敬神故於天帝之類恆虔祀之其所履者亦卽天帝之迹非別有所謂大人也蓋平日精神所聚故不覺盈氣感通豈必待郊禖求子而後有所遇哉此等事不必上世始有之卽後世之見於稗官小說及釋典中者不一而足固無足異今黃梅意生寺爲釋子慧能所生地居然尙存亦其類也卽春秋傳鬬穀於菟之被棄爲虎所乳前

漢書高帝之母媼與龍交而娠何一非駭人聽聞者哉唯高帝
現有太公故明知其爲龍種而亦不忍棄之子文母未嫁而孕
故雖知其爲父後而亦不能不棄之有名與無名之分也是知
后稷之生必因無名而見棄若從帝郊禖而娠豈尚無名乎哉
惡謂諸儒不察文義且並不解人情者此也又況詩中溯源但
摑其母不及其父則是無父而生也明矣姜嫄爲高辛氏世妃
或曰元妃都無定解然皆後日事若此時則尚未有夫也故足
怪詩首章言受孕之奇次言誕生之易三言被棄而庇護者多
四言稍長卽知稼穡五言其有功農民因以受封六言其能降
家穡以歸肇祀七言其祭祀之誠並祈來年八言周人世守其
業不敢有懈而因以得膺天命而有天下是皆后稷所賜故漸

尊之以配天未爲過也然非姜嫄不及此故曰厥初生民自姜嫄始小序曰尊祖也大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集傳從之謂周公制禮尊后稷配天故作詩然皆得其半而未明也后稷配天已有思文一頌此特推原其故耳非用以爲配天之樂衆說不明故異論滋生何元子謂此詩郊祀后稷以祈穀朱晦翁又謂受釐頒胙之禮何不即詩辭而一細繹之耶

厥初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集傳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孔氏穎達曰鄭以姜嫄爲高辛之世妃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姚氏際恒曰或云元妃思來相傳如此疑過鑿亦作帝嚳元妃所生即棄於堯爲長兄何以至舜始用此中年歲不無可疑或以爲世妃者庶幾近之第去帝嚳世亦未遠耳

祀集傳祀郊禖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禖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禋祀者祭之通名詩弟言克禋克祀者謂能精直以享祇

耳非無一耀及鄭謂意不知集傳何以引及此謂至使第三章
與說之言克不能適許此往說之也殊不獨集傳爲然諸宋莊

生民病氐 履 跟也 帝 上帝也 武 迹也 敏 拇也郭氏瑛日拇迹大指處 歆 動也 介 大也 震 振也 夙 肅體

風肅也生子者及月長居側堂也 育 養也 誕 發詩蒂 彌 終也終十月之期也 先生 首生也 達 小也羊芊

子易生無留雛也 坼 副 皆裂也 赫 顯也 不寧 也 不康 康也 居然 猶徒然也 胖 芃字叟也 會

也旈 覃 長也 訏 大也 載 謂也 匍匐 手足並行也 岐嶷 殷茂之狀 口食 自然食也 蓺 樹也 荏菽

也火 豆 旆旆 杖起旗也揚 役 列也 穟穟 苗之美貌好也 幪幪 茂也密 唪唪 多也實 相 助也

邪 治也 藝 布也之 黃茂 嘉穀也 方 房也 苞 甲而拆也未 褎 衛也長 發 盡也發 秀 如也 種

堅 其貴也 好 形味好也 穎 說文且穎禾末也其穗重而穎垂也育 栗 孔氏朋媒且左傳云綠采旨酒服皮云殺

之初熱為采 邰 邰氏能明且部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羅氏邰世且郎有部家家毛傳曰部蓁稟之國也堯見
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邰孔氏曰部國稿自有君所以附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遷之他所也羅泌駁之曰昔首帝稽
取于有駘氏口婁鄭生后稷而后稷之封亦曰驗穀者咸謂帝堯以其毋國封之然及太王復取于有驗氏曰大變是後姓之

駘王所都在斄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而姜姓之駘在于瑯耶固不同也何元子曰瑯耶之駘固齊地乃有逢伯陵所居大姜祖也然大姜之有台据列女傳作有吕吕台用似疑但當作吕耳姜姓也國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嫄固姜姓或是說有吕爲岳僞降降有台轉說僞有部未可知也羅說是何說亦存之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秬 黑黍也 秠 黑黍一稃二米者也 糜 陸氏德明曰爾雅作虋赤粱粟也 芑 白粱粟也 恒 徧也 任 抱任也 負 背負也 肇 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揄 抒臼也訓取米出臼也 簸 揚去糠也 蹂 蹂以脫其穗也 釋 淅米也 叟叟 陸氏德明曰叟字又作溲釋米聲也爾雅作溲 浮浮 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 謀 卜日擇士也 惟 齊戒具思也 蕭 蒿也 脂 取與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脾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此亦氣相感耳 羝 牡羊也 軷 姚氏際恆曰軷爲祭行月令冬祀行本此以興嗣歲新來歲也 卬 姚氏際恆曰卬我也齊氏曰我后稷也終言后稷肇祀至於今承而行之幸得無罪悔也

標韻 民真十一 嫄元十三 通韻 祀紙四 子止同紙 本韻 夙屋一 育同 稷

職十三 叶韻 月月六 達曷七 害泰九 叶韻 歲霽九 逝同 本韻 祀紙 子

牛羊未行不踐生草者詩有勿踐故知非泛然物刻者比同一泛然而有分別已爲未莖地步

此篇勝雎爲嘶下[illegible]

同本韻　字四紙十三隔句叶韻　林二十侵林同二字自爲韻

去六語弧七麌許同路七遇叶韻　御食同本韻　旆九泰穗寘通韻

嗾一東咮一東叶韻　道十九皓草同茂二十六宥苞三肴褎宥秀同好號叶韻

栗四質室同本韻　秬紙芑同畝二十五有負同祀紙叶韻　揄

蹂十一尤叟浮同叶韻　惟四支脂同本韻　軷泰歲八霽通韻

登十蒸升同本韻　歆侵今同本韻　祀紙悔十賄通韻

行葦　詩用未詳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

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

均。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

此言射禮爲燕中事老者不射故酌大斗飲之座中乃不寂爽

[illegible]章三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四章

右行葦四章章八句傳篇集 此詩首章總提燕兄弟次言酬酢三言射禮末言尊優耆老詞意甚明而詩用莫非者蓋以爲燕射而無尊老之文以爲養老則更非角射之典故小序但謂忠厚大序衍之云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晦翁駁之以爲逐句生意無復倫理是已然詩中有射而序遺之詩無乞言序反增之則尤謬誤之甚即集傳疑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無論稽之三禮無文可考縱使有之鄉舉微曰夫孔樸之餘再欲選彀的之技即少壯者不堪又可責求於高年乎况明聖王制體必無祭後之

射尤無行射養老之文況燕毛不及異姓又安能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祭後燕也明矣然則詩豈無所用乎姚氏云是詩者國燕同異姓父兄賓客之詩而醻酢射禮亦並行之將之以尊優耆老焉古體不可考不得以後世禮文執而求之此亦無可如何辭耳然猶勝强不知以爲知者故愚亦以爲詩用未詳也至何元子則直以爲美公劉之詩矣竊一徵之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一徵之列女傳曰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一徵之王符潛夫論曰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一徵之後漢書桓榮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案衆說雖非詩義然公劉必有是事而後人稱之者衆焉

詩引此為興未必無因特以為美公劉則臆測耳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蓋承上來以為去公劉之世未遠則皆骨肉兄弟也然則是詩因燕同姓之樂故又曰曾孫為主不必以序賓為疑其曰序賓者特射禮為然他何及耶

【集釋】敦聚貌勿行道蒳時也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陸氏德明云張揖作苨苨

苹盛也糈竊也御侍也獻酢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醓之多汁者也燔炙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咢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

敦廉通畫也鍭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鈞參亭也舍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句彀通謂引滿也不侮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曾孫主席者之稱不必祭也如宗子嫡孫之類禰厚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魚文引導也翼輔也祺吉也

【叶韻】葦尾五履紙四體薺八泥弟同薺爾紙几同通韻御獸斝二十一馬炙

進得無忘
首二章祝其受福
三章述永錫字與四
章以下皆言祭事
假嘏詞以傳神意
耳然非有是德何
以膺是福詩意甚
明何元以來舊
者乃何事主詞而
不言德者
然措而下次序分
明
以下從古叚仍舊

二十二部叶韻 樂 十六部本韻 堅 十一部先 鈞 十二部真 均 同 賢 先 通韻 句十二

六部有 餘 同 水韻 樹 七部侯 傳 同 本韻 主 侯 臨 同 本韻 斗 二十五部有 考

同 本韻 翼 十三部職 福 一部 叶韻

既醉 嘏詞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一章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二章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三章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四章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五章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六章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七章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八章

右既醉八章章四句小序謂太平既醉且混孔氏又從而附和

之尤無謂集傳云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因此章言祭遂前篇亦言祭殊知前篇非祭此詩亦非答蓋祭而述神嘏之詞耳何答之有那詩雖以介爾爲言其實以德爲主不獨昭明高朗爲明德之光即籩豆靜嘉誠之寓於物也何其潔朋友攸攝誠之萃於人也何其敬孝子不匱室家之壼誠之著於後嗣與內助也又何其實且孝於是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錫爾以屑所以旨厥後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內助之賢且化及於僕婦後嗣之孝更貽厥孫謀凡以爲誠也誠者德之極有是德而後有是爾祭者無事而不盡其誠故神嘏無時而不錫以顯此非光明俊偉之君治化熙洽之世不克有此祀事亦不克當此厥歌故諸家皆以爲成王時詩誠哉其爲成王時詩也惟以昭明

爲福之光大令終爲福之悠遠令德有顯非徒飽而已詩人意旨哉

【[illegible]】德王德也統下昭明及祀事之誠皆是殽俎實也將行也舉持而進之意昭明王氏安石曰昭明明

徹也融集傳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也朗虛明也令終姚氏際恒曰高朗令終鄭氏曰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此致是即以永終譽之意自孔氏稱令終爲考終命則又承鄭之說而歸者何也

鄭氏亥以毀福爲五顧故孔氏遂奉合之集傳從之非也俶始也公尸集傳公尸君尸也同稱王而尸但曰公尸雖因

其舊如察已稱身帝而其男女稱稱公子公主也嘉告善言以告即嘏辭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

客之助祭也攝檢也孝子集傳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匱竭也類姚氏際恒曰類鄭氏

謂族類是用爵廟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引詩亦明毛傳以類爲善集傳從之亦非壼集傳

壼宮之巷也言家室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僕附屬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從隨也

【[illegible]】德職十三嗣寘一叶韻將陽七明庚八轉韻融東一終同本韻

假屋告二沃通韻 嘉六麻儀四支叶韻 子四紙類四寘叶韻 壼十三阮

胤十二震叶韻 祿一屋僕同本韻 士四紙子同本韻

鳧鷖 釋祭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一章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二章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三章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四章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五章

右鳧鷖五章章六句此釋祭燕尸之樂也姚氏曰序謂守成泛混鄭氏于上章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

時尸來燕也此說可為詩旨而集傳本之因謂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然又有誤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令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燕飲是繹祭之事疏語分別明了惜乎其未閱耳此說詩旨甚明而鄭氏又以首章之在涇喻燕祭宗廟之尸二章之在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之在潨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之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一在涇也而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豈尚知詩人用字義哉水雖有五唯涇是名其餘沙渚潨亹皆從涇上推說猶言涇之旁涇之涯涇之涘耳而何至以配天地萬物山川社稷乎且

燕飲尸而衆尸皆醉則所燕之尸又將誰屬請備說詩大都如此可既也夫

【鳧鷖】鳧（水鳥）如鷖（鷗也）涇（水名）爾（指王也）爲（猶助也）湑（酒之泲者也）潨（水會也）來宗（尊也）于宗（宗也）宗廟亹（傳云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

【標韻】涇（九青）寧（同）清（八庚）馨（青）成（庚）通韻　沙（六麻）宜（四支）多（五歌）嘉（麻）爲（支）叶韻　湑（六語）處湑（同上）脯（七麌）下（二十一馬）叶韻　潨（一東）宗（二冬）崇（東）通韻　亹（十三元）熏（十二文）欣芬（同上）艱（十五刪）通韻

假樂　詩用未詳

一詩大旨全在首章以下祇發首之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一章）

（眼受祿。）（眼令德。）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章）

（眼令德。一眼宜人。）（眼宜民。）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三章）

玉米胡窩起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四章）

右假樂四章章六句（嚴氏以且此分章從舊本中篇引此詩 首章可讀嚴氏分爲六章四句今明條分）（今三章章八句皆不必從）此等詩無非奉上美詞若無不解于位一語則近諛矣其所用既無考證詩意亦未顯露故不知其爲何王亦莫定其爲何用矣序云嘉成王以其詩次成王之世而言也集傳疑即公尸之答鳧鷖又以其篇在鳧鷖後而言也至何元子更以爲祭武王之詩則因中庸引詩以稱舜故疑爲下章之武王詠也皆臆測也而何可以爲據哉自行葦至此四詩大抵皆燕延祀事擬祝頌禱之詞後世因用以入樂世雖未詳而以爲成王詠者庶幾近焉唯體兼小雅在文王生民諸詩中實爲變體故又另爲一格也

遷都之始

度地之宜

民情之洽

假樂　假（作嘉　嘉也）樂（音洛）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抑

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燕（安也）解（怠也）墍（息也）

假樂　子（四紙）德（十三職）叶韻　人（十一眞）天（一先）申（眞）通韻　爾（四紙）億（職）

叶韻　皇（七陽）王　忘　章（陽）本韻　抑（職）秩（四質）匹（同）通韻　綱（陽）綱

同本韻　紀（紙）友（二十五有）士（紙）子（同）位（四寘）墍（寘）叶韻

公劉　始遷豳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一章）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

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

鞞琫容刀。（二章）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三章）篤公劉。于京

為賢之榮君兼朝此亦定軍制稅法亦略具寓兵于農也新附民衆乃使擴其土而耕之以作於等見周家之大日進强盛也

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右公劉六章章十句姚氏曰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按詩無戒辭召康公亦未有據集傳從之何耶金仁山謂七月及篤公劉皆豳之遺詩其言曰篤公劉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亦然豈至周召之時而後有此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為後人之作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

後人之作也若偽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罔豬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追述之意吾是以知決爲豳之舊詩也案此說深爲有理然則此詩者固當日豳民詠公劉之舊詩而周召之徒傳之以陳于嗣王歟愚謂序以此爲召康公作者蓋因七月既屬之周公則此詩不能不屬諸召公矣其有心附會周召處明白顯然即二詩之爲豳舊作亦可概見二公當日陳之王前未必不聯名具上以見同心輔政之誠而後世强分而屬之誰作者遂成其私心臆測之見而已是烏可與談大雅之樂哉詩首章將言遷都先寫兵食具足足爲民信之本古人舉事不苟

如此以相度地勢三寫民情歡洽于時處于時廬于時言于時
語莫非鼓舞操作氣象丕無督賦征歛之言此國之所以曰大
也四既落成而宴飲之君乃為之立長分宗以整屬其民乃開
國大計非必然者迨至五章區畫甚定乃定兵制軍分為三並
立稅法糧什取一民卽兵兵卽民故並言寓此寓兵于農之法
于秋軍制無過乎是周家世守成規有由來矣至此遷都之事
已畢而更度其夕陽以為之地者何哉蓋舊民雖安新附日衆
不可不設館以處之于是更卽渭水之外廣為安置或夾皇澗
或遡過澗莫非民居悉成都邑幽居之境乃益擴耳首尾六章
開國宏規遷居瑣務無不備具使非親覩其事而胸有條理者
未見其如是之覼縷無遺又況千百載下人能執鉏以而為之

也哉金氏之言大有見也故錄之

與釋篤厚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國氏德明曰王居安

康寅也也宗失龍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劉劉名也積也

也為不不孫自官而稱于戎狄之間公劉場田小疆田大徧饗

之餱食害糗發不安于戎狄地故遷豳揚鉞界迎順界也言積

也備也糧也得發無底曰驟輯和戚斧瑤也胥相氏安宣曰也

佩今無承獻咨其有底曰發原也未也刀二何也傳也恒戚侶

也今未詳維玉及孫言佩玉也鞞珌谷刀言佩刀也鞞刀鞘也

佩刀上玉飾珌刀下玉飾小雅鞞琫有珌是也此但言琫不言

琫容刀謂鞞之容此刀也毛傳謂下日鞞混鞞為珌非具珌又

珌琫同非鞞也飾謂以鞞作琫耳集傳解容為容備之刀謬又

冀鞞解鞞為刀鞘又云或云容刀謂鞞珠六中容此刀耳於

上刀上玉飾何能容刀尤謬總于滿字之異各未諸楚耳百

為旅氏際恒曰百泉嚴氏曰泉水也今地理家言縣水所衆為

泉得水也曹氏據杜佈云百泉在漢為胡鄉縣屬安定湖在思

為百泉縣屬平涼鄰當是其地因詞百泉而何名何元于曰不

謂嵗于西戎其地自廢居府是也有不容城又有不害塚孫汝

時為穀渠戎國豳後公劉往遷于豳益頭廣陽平涼而陵涇于

今斷安府之邠州邠州乃遷流所豳而百泉劉人于遷水自作

際衕米者也故謂人曝及之徵說四謂公衛大京高卯師劉也
劉自郎運斷而百衆進茫然不知其處矣也也京所
高卯而眾居也豈氏日所前東師者
起於此其後世兩以所御為京師也
處時是也廬者也旅實也旅于京
斯依一章
篆氏際恒貝何元子日京即上章京于人歌依予此
則宗席之龐亦依乎此矣故登建前畢前是舉還爾
之趨路動也齊讀官齊植葬几乃供神者登謂登進神之衣履
于生也依神所欲也紫統云須涎設同几爲依神也正此詩裝
此設可存乃港共曹王宋書與黨臣然飲之事役家酌覺諸個
不諱妙郡之宗之謂公劉以一身為執臣之若宗也以興姓之
臣言稱君以同延之臣官稱宗合上四之字皆指羣序宮眾此
說與呂氏遂國文宗之兵雖稍遐然自是一解存之亦足以備
參聚考山兼以三單畝氏際恒且耶鹽也蔣三單益出于是也
考丌四少也古畝兵于畏之張加此鄭氏謂畢為無稅
孚丁大適蘭三單徹氏貝際恒日徹毛何謝治按井用起于三
之數汪黎未然代畝人行助法公劉從而行之故于此治
山為種以為圃周助法一夫北十畝公劉想亦同不然為商之
臣取發商之在乎其從周公埤為百畝之制因取此詩徹之一
字以為本朝變更之豐爲税之簡周作行公田皆治公單徐後
敢皆私故丞于詩雨我公田之詩而謂雖周亦助也集伊日一
井之田九百畝八畝晉私百畝同藉公用耕則遊力而作收則
計畝而分周之徹法自此為其蓋謂也孟子日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入家各自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百畝如今之當官事是也若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是八家合耕九百畝田均分其聚為九處公取其一八家取其入則是八家皆公九百畝非皆私百畝矣迂不分公事與私事矣不與蓋于之文明相反乎而乃引孟子文于前何也且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既無公私之分以何先後之别與如其哉九百畝之廣地安能一鼓而齊作其中勸惰作止誰察之多寡衡盡誰為之分滿以長其爭端及安能相交賊而殺賊乎必不可行也 夕陽 山西也 允 信也 荒 大也 館 客舍也 亂 舟之截流橫渡名也 礪 砥也 鍛 碫也 止 居也 基 定也 理 疆理也 衆 人多也 有 愈也 皇 澗 過 二澗名 芮 集傳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 鞫 水外也

標韻 康七陽 糧倉糧囊光張揚行陽韻本韻 原十三元 繁同 宣一先 歎十四寒 原元 通韻 瑤二蕭 刀四豪 通韻 泉一先 原元 通韻 岡七陽 京八庚 轉韻 處六御 旅語同上 本韻 依五微 濟八霽 几四紙 依微 叶韻 曹豪 牢同 匏三肴 通韻 之之之之四支 四字自為韻 顧氏以爲無韻者非 長

陽岡同本韻　泉先 單寒十四 原元 通韻　荒陽 陽兆同並本韻

館旱十四 亂翰十五 鍛同叶韻　理紙 有二十五有叶韻　澗諫十六 澗同

自爲韻　密質四 即職十三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章一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章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章三

右泂酌三章章五句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知其何所據然相傳既久亦姑從之此等詩總是欲在上之人當以父母斯民爲心蓋必在上者有愷悌之念而後在下者有親附來歸之誠曰攸歸者爲民所歸往也曰攸塈者爲民所安息也使君

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視其赤子則小民又豈如赤子相依樂從夫父母故詞若褒美而意實勸戒唯其體近乎風匪獨不類大雅且並不似小雅之發揚蹈厲剴切直陳者則又不知其何故耳

【釋詞】泂遠也 行潦【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餴【集傳】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 饎酒食也 豈弟 豈以强教之故有父之尊 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尊 濯滌也 溉亦滌也【孔氏穎達曰】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潔也 塈息也

【韻讀】茲四支 饎四寘 母二十五有 叶韻 餴十文 餾五微 通韻 溉五未 塈四寘 通韻

卷阿 召康公從游歌以獻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章一 伴奐爾游

三章俱以彌性作主彌性養光滿無間悅怡不異二義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渾頓乎是此標之於乎內者二寶為則為綱從德孫衰乃德之善乎本者二章賓實以喻賢臣而臣之所謂賢無過出君安民詩所謂一幅手送賢異妙生者承上兩端以一暢喻寓始足而文心亦世結收因游獻詩意

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二章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三章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四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五章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六章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七章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八章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九章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十章

右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蘇氏曰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見其必然又曰或引竹書紀年以為成王三十三年

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政附會此而云不足信殊知此正可以深信無疑何也詩首章不云乎有卷者阿豈弟君子來游來歌矣卒章又不云乎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也此非王游卷阿而公因有是詩以陳王前之一證乎又何待旁考他書然後足信其爲有据也集傳亦云疑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當信者而反疑之亦由其心之游移未有定耳詩辭備總敘以爲全篇之冒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記中間借游陳詞故稱頌中有勸戒意二三四章有土有壽有福可謂頌揚極矣而祓而歸之曰俾爾彌爾性蓋必有性命德而後來福祿繼曰彌者益也爾充滿其性量而無間又悅怡夫性天以弗還則似先公主百神常統報爲於是乎在此條之內權著然也五六兩

章曰四方爲則四方爲綱則就其德之外著者言之雖曰觀頌不忘規諷此其所以爲周召學數七八兩章忽題鳳凰以頌賢臣曰王多吉士王多吉人豈虛譽哉蓋自鳳鳴于岐而周才日盛郎此一游一時晉從賢臣無非才德具備與吉光瑞羽互相輝映故物瑞人材雙美並𠯁君顧之而君樂民望之而民喜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又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然猶未足以形容其盛也九章復郎鳳凰之集于梧桐向朝陽而鳴高者虛寫一番則萋萋萋萋雝雝喈喈之象自足以想見其蹌蹌濟濟之盛爲是前半寫君德後半喻臣賢末乃帶𠯁游時車馬並照明作詩意旨與首章相應作收章法極爲明備何諸家議論尙紛然無定解哉又大序云言求賢用吉士也不唯止說得詩之後

半面且並似王多吉士吉人二語亦並未嘗讀者夫既曰藹藹而又曰多矣則其人才之盛不待求而自足者可知也召公不必勸王求王亦何必待召公之勸而後用哉其所以寓規於頌者在媚于天子與媚乎庶人而已蓋能事天子乃能媚乎天子能愛庶人乃能媚乎庶人也且能愛庶人而不能事天子庶人未必媚即能事天子而不能愛庶人天子亦未必爲其所媚是媚之一字似頌而實諷不可輕心滑過徒賞其鍊字之工也至嚴氏謂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爲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欲以動悟成王因以每章豈弟君子豈實爲指賢

此尤如夢初醒純以私心測古聖詎能得其要領哉

【經】卷曲也阿大陵豈弟君子指王也毛鄭作矢陳伴奐楷辭部
優游爾也居自衛也王彌足其性似先公酋矣賢人晉昔非作陳俾爾彌爾性亦命之憲
不可運說適之寫衛也王彌足其氏性使無日彌稱文也不可伴作爾將命亦章
入販障當先公氏先福抑亦可公指曰彌間武也紓不可屏作爾藏命亦章
日爲版作版蔑日王先亦可互稱文也將顧大明也或
章曰般圖也孔弟假也背福嫣依翼輔糜鬪印印尊嚴風也雄
日風黟日風氏額遠且天老日風象麟前鹿後也風也聖龍
文寵育燕項譟五色備天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
安育丞厚靈鳥不常見兩鳴于岐山故鄭翩翩天下大家
氏請時鳳重至詩因以見亦本地鳳光也謂翽翽聲多
也媚也順愛鳳
【韻】阿五歌同本韻叶阿歌南十三覃音十二侵通韻叶阿歌游十一尤休
會同本韻　厚二十五有主七麌叶韻　長七陽康常同本韻　翼十三職
德翼則同本韻　印陽璋望綱同本韻　止四紙士子同本韻
天一先人十一真人同通韻　鳴入庚生同本韻叶陽　岡陽陽同本韻

五字數注一例唯於字句滲條間見邃擬又一格也宗師属弓下模本的以爲中亦見安此之注

隔句叶　髮（齊入）嗜（佳九）通韻　多（原歌）䭾（支四）多歌（上並見叶韻）

民勞　召穆公警同列以戒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安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防姦）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五章）（章一）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章二）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章三）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章四）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五章○集傳春秋傳 若子書並作賦篇）

右民勞五章章十句序謂召穆公刺厲王集傳謂乃同列相戒之辭姚氏以爲皆是戀調詩起四句說安民中四句說防姦非君上不足以當此唯末二句輔成君德似戒同列辭耳毎章皆然特各變其義以見淺深之不同而中間四句尤反覆提唱則其主意專注防姦也可知蓋姦不去則君德不成民亦何能安乎故全詩當以中四句爲主雖曰戒同列實則望君以去邪爲急務也公當厲王無道時王必信用讒諂人以寇虐天下公未便直陳君惡故借同僚相勗言以聳君聽冀君有以格其非心而同歸於治爲耳憔公之用心可謂勤矣愼氏一之曰毎章首言民今勞弊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惟京師始嚴氏粲曰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爲本民

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良善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勢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爲惡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甚明可痛其不畏明也治道略外而詳內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二說皆深知召公心者而詭隨與寇虐互相爲奸尤難遏止朱氏善曰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承恐之

所爲寇虐者則惡之所發是詭隨不除寇虐何自止哉夫詭隨情狀不一而足曰無良曰惛怓曰罔極曰醜厲曰繾綣皆小人之變態而莫可以言窮者也而就中惟繾綣一類唯能固結君心而不可解故終之以此欲王深惡而痛絕之耳迫王能謹除而寇虐止然後知問命之當畏民憂之足慮無俾作慝以王於敗常反經而無乎不爲也故末二句始則正告之以柔遠能邇乃可以定王室繼則姑誘之以無棄爾功乃可以成王休三則不徒遠惡尤當親近有德而威儀始固四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女身雖微而所係甚重不可不謹蓋深責之之詞也五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言王將以女爲材而寶重之吾用是器女而有所規諫焉何者蓋王寶重女則必大用女王大用女則天

下安危民生休戚係女一身而可無一言以相勗蓋述作詩之

旨也此必有所指非泛戒同列者惜乎無可攷耳

【集說】汔幾也詭隨〔嚴氏粲曰〕詭詐譎斂束憯曾天之賊柔安能也詭隨也詐而從也謹之意憯也明命也也

罔習逑聚也惛怓譁也羅罔極爲惡無窮之人也慝惡也泄孔氏穎達曰泄而去其厲

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孔氏穎達曰

也則正敗壞也戎汝也繾綣昭二十五年左傳從公無通外且

乃則縱恣肯固正反及於正也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

牟相著之意正也正反則無正矣無章言念切而意念

深玉寶愛之意

【標韻】康〔陽七〕方良〔同上〕明〔庚八〕王〔同上〕韓韻休〔尤十一〕逑〔同上〕怓〔肴三〕憂〔尤十一〕休

叶韻息〔職十三〕國極慝德〔同上〕本韻惕〔霽八〕泄厲〔同上〕敗〔卦十〕大〔泰九〕

通韻安〔寒十四〕殘〔同上〕本韻綣〔阮十三〕反〔阮十三〕諫〔諫十六〕叶韻

板　凡伯規同僚以警王也

首二章言其事體悖天乃當時大病

此二章乃進言之故一身表言辭位不可不聽一言留禍之深將不可救

此二章乃正告以救民之方民方困苦幾無望惠以及之而人心易從不難教化以導之末二章又正告以自修之法明德乃足以得人明敬乃可以回天天人相接此說得至歷而精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一章）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二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三章）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四章）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五章）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六章）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七章）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八章）

右板八章章八句此與前篇不但相類且出一手前警同列以戒王此亦規同僚以督王也前用大諫在篇末此亦用大諫在章首也大旨不殊而章法畧異耳且前著意誠隨寃虐故多從人心上說此著意還聖慢天故多從天命言立義雖各不同而實可參觀然則何以分屬之凡伯召公耶蓋厲王時唯此二公爲國勲舊故借重二公名耳然非二公儻亦不能爲此詩即以之分屬二公奚不可者且夫人心之患莫患於非聖而自是主德之衰又莫衰於慢天而無忌無忌者以天爲不足畏而予智自雄凡古聖遺大訓猷靡不蔑絕以遂其私故上帝震怒降灾下民天意與人心若甚遼隔而豈知禍由人哉自是者又以聖爲不足法而放蕩自恣凡上天昭鑒在茲又無不忽視以肆其

欲故古聖法言不入民聽王道與人情若大相懸而豈知治甚邇哉蓋辭費而民怠辭簡而民定有必然者我用是爲諸公惜且爲諸公勗我之所事雖與諸公異而烈同勳則僚友也我言雖微中則有物願勿笑焉何則昔者先民有言芻蕘之言尙可採聽況僚友乎且天方虐威未可戲謔唯老者知其不可而正告之倘少者不信以爲耆耄焉言而更嘲焉是以憂爲戲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其可救藥乎哉夫天心至仁而或悖者則以小人用事皆人無爲馴至於亂焉耳蓋小人好爲夸大以欺世人或信其與能而用之又工於詭辯以眩人世或取其容悅而任之則善惡不分威儀迭亂雖有賢者難以自白則唯有箝口尸位隱忍不言而已此民之所以愁苦呻吟而無所控告

者也然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際茲喪亂資財饑亡曾無恩惠下逮吾民已覺難爲之上而人有秉彝未盡泯滅以故天之牖民其覺甚易如壎唱而篪和也如璋判而圭合也取則得而攜則隨上之化下何莫不然今者民旣多辟又豈可自立邪辟以導之耶然則爲之奈何曰王惟以得人爲盛君心以敬天爲主人可以爲藩爲垣爲屏爲翰且並可以爲城而總視乎君德以爲之本有德則安無德則危价人也大師也大邦也大宗之與宗子也皆所以固乎吾城者也吾城壞則藩垣屏翰無乎不壞而王且獨居矣王且獨居則可畏者將至矣而可忽乎哉至於天變尤當敬畏曰板板曰方難曰方蹶曰方虐曰方懠其變也不一則其怒也亦不一苟不之敬

而武豫自兖驰禦無忌則怒而變也不愈甚乎蓋天之陟降日

監在茲人一出入而天無不與之俱人一動息而天無不與之

隨曰明曰旦狀天威也平時猶然況怒且渝欲回天者將奚敬

其奚從哉吾是以不能不為詳公告也較之上篇意尤深切而

詞愈哀斯足以動人奈王不悟何歟

經 板板

圭璋孔氏穎達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取攜取求攜得而無所費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也庶師

衆也垣牆也大邦大國也屛樹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渝變也朱子旦如迭習

風烈光變之變王往也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韻讀板潸十五癉旱十四遠阮十三管旱亶同諫諫十六叶韻難翰十五

憲願十四叶韻蹶霽八泄同本韻輯緝十四洽洽十七通韻懌陌十一

莫同本韻虐藥十謔同笑嘯十八蹻藥叶韻耄號十謔蹻謔藥

懠同薺本韻懠霽毗支四迷齊八尸支屎葵資師同支通韻篪支圭齊

攜同通韻益陌十一易辟同陌本韻藩元十三垣同翰寒十四通韻

寧青九城庚八通韻壞卦十畏未五通韻怒遇七豫御六通韻渝虞驅

同本韻明庚王陽七叶韻旦翰十五衍銑十六叶韻

以上生民之什凡十篇朱是什詩凡數發生民分別爲雅正大雅也行葦至假樂四篇爲一

體雅乎小雅者也泂酌卷阿爲一體雜乎風者也皆變大雅也然以於變非因時與事變也若民勞與板則時與事俱變矣時與事雖變而詩體不變則又變而不變焉者也學知乎此可以論大雅正變之分矣

詩經原始卷之十四終

汧陽門人王棨鈞校

詩經原始卷之十五目錄

大雅三

蕩之什十一篇

常武　宣王自將伐徐也

瞻卬　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也

召旻　刺幽王政由内亂也

貪殘二字是厲王病根故先揭出作全詩眼目

任用僉壬

黨怨不明

沈湎於酒

詩經原始卷之十五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大雅三

蕩之什

蕩　召穆公託古傷周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一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二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三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四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

恬縱不悛

廢棄典刑

剛戾不拔

湎。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五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六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七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illegible]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八章

右蕩八章章八句此詩自二章以下皆託言文王嘆商以刺厲王蓋臣子家君不敢直斥其惡而目擊時事曰非紀綱大壞又難自忍故假託往事以警時王雖敗壞已極而猶冀其感悟庶幾一改厥圖以臻於治此臣子憂國愛君之心自有所不能已於言者假其借殷爲喻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自古危亂之君

亦有不貪亦未有不暴者唯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唯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輩曾是二者而使之在位而位有朋爭曾是二者而使之任事而事有不敗者乎蓋二者之德滔德也豈天降是德以爲民害乎亦女之興起其人而力爲之耳夫人而彊禦則必忌賢而妒能妒且忌而欲無怨之也得乎人而掊克則必巧取以聚斂斂以巧不謂之擾內也得乎人心相牋則詛祝相要靡有屆極窮究時矣而女顧含嘗類而用此貪暴之人何哉蓋由於爾德不明故有逆背傾仄之人出而不知其爲逆背傾仄而用之也則以爲無背側之明也可亦由於不明爾德故有不堪爲陪爲卿之人至而不知其爲不堪陪卿而用之也則以爲無陪卿之人也亦無不可此女之任用小人以至肆行中

國而無所忌而女方且斂衆怨以爲德焉而女不知也又何怪今之上帝不浩蕩而疾威不爲民辟而乃多邪辟也哉不寧唯是女又沈湎于酒縱淫無度用燕喪儀靡晦靡明無時不醉甚至俾晝作夜亦不知檢以故朝政無大無小悉近喪亡則夫人情怨亂咨嗟歎息不寧如蜩之鳴如螗之沸無時能靜無地能清也其始不過內奰中國繼且外延鬼方可謂無間遐邇矣而乃尚不知變復由行於惡而不已則其召亂豈有極哉夫國有大政人惟求舊非老成人無以定大計決大疑書曰無侮老成人盤庚之所以興也今殷既棄舊而乃怨乎天者謬矣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法政紀綱猶存尚不可藉爲扶持以資治理乎唯其并人與法皆是莫聽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雖然

舊人弗用夫亦何害獨念大木將傾必有所損雖枝葉固未折傷而本實先撥矣勳舊者國家之根本道德者又君心之根本君心之根本旣若彼其壞國家之根本又若是將傾而欲無亡也得乎此殷鑒也豈甚遠哉亦在夏后之世耳殷鑒在夏則後之鑒者從可知已小序云傷周室大壞也大序謂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固是言外之意然其所謂蕩蕩又非詩之所訓蕩蕩也不可不知說見胸翁辯中茲不再贅

【集釋】蕩蕩 廣大貌 辟 君也 疾威 猶暴虐也 多辟 多邪僻也 烝 衆也 諶 信也 有初鮮終 孫氏際恒曰天生烝民以下孔氏謂天之生民其命雖信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者初謂文王也辟謂厲王也此于詩意爲近朱傳謂人降命之初皆善而少能以善道自終似足兼二說皆可通厲王性生之初未必遂與文王異及其後竟與文王異若自其有素故鮮克有終耳 彊禦 暴虐臣也 掊克 聚斂臣也 服 事也 滔 慢也王氏安石曰殺家掊克是謂聚斂

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言任之之堅也而亦女也類善也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侯維也作
朱傳作讀爲詛祝詛祝怨謗也炰烋氣健貌背側陪卿姚氏際恒曰時無背無側以無陪無卿何元子
曰反面爲背不正爲側俱非佳字皆指小人之敎怨言也舊說以背爲前後左右之稱分可謂之前予其不識明按漢書五行
志曰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晦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顔註
云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反者有其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按班氏之解已得詩意但背側陪卿四字俱就小人身上說無
背無側者彼實背側不知其爲背側故明有而謂之無也無陪無卿者不知其不堪將陪卿而皆以之爲陪卿故雖有而亦猶
之無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止容止也蜩螗皆蟬也朱氏善曰如蟬之鳴言其無靜默之時也沸
羹朱氏善曰如羹之沸言其無詩淨盛也小大指政事言奰音皮祕反怒也覃延也鬼方殷高宗伐鬼方
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顚沛三句姚氏際恒曰揭老也撥開也大樹顚仆拔而揭起之時其
枝葉僅然尙未有害也而其本實先已撥開于土矣言本實既無土滋而枝葉必顚之敝撥也鄭氏謂揭爲蹶撥爲耗未然
鑒視也夏后桀也

析哲二字便起先則亦哲……以下方好自從折提人字正首一段

抑合今日亂政

辟 辟 本韻 民 終 叶韻

克 服 德 力 叶韻 類 懟 對 內 通韻

祝 究 叶韻 國 德 德 側 本韻 明 卿 本韻

酒 式 晦 夜 叶韻 螗 羹 行 方 轉韻

時 舊 叶韻 人 刑 聽 傾 通韻 揭 害 撥

世 叶韻

抑 衛武公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

承上言亂政種族
一般見事無大小
宜發內外皆近遠
不宜禁
然明侯度以下移
執辭氣極段細勸
白圭四句承上言
語不論不出
承言語一章
承君止順推入微
興學存誠工夫數
語括盡大學誠意
中庸愼獨從此而
出是率中精理學
氣所以然的
功效俱上言德之
宜然
效法俱上言德之
當順

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韻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韻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韻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韻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韻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二章對欲其聽首以修德而尊耳提面命以正說後章諄諄藐藐以反說自抱子以至耄均不可以未知自諉一解深似一節也
未用危言自警惕見修省之切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十二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十二

右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此一篇座右銘也而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未免言涉兩岐朱子駁之云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以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故集傳專以武公自警爲言而姚氏又駁之以爲此刺厲王之詩非武公懿戒以抑作懿乃韋昭之言非國語左史之言且篇中何何刺王無一語自警乃厲

雅詩訪落敬之及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云然非自警之辭而四方四國車馬戎兵等詞則尤切于刺王因譏晦翁爲文義不通何論經學哉此眞文義不通而乃反脣以譏人乎此詩雖無戒字純是戒辭並無一語刺王誠有如晦翁云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如以爲刺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之言似矣而夙興夜寐灑埽庭內之語豈亦爲王詠乎且白圭喻玷屋漏鄙心是何等親切內省之語而亦謂之爲刺人有是理乎此而不知則眞文義之不通矣而何論乎經學也至小子告爾以及聽我用我等詞乃詩人自稱而自我戒行文之體應如是耳豈可執是以爲刺人言乎若萬懿之非抑其言固是而詩則實自儆也安知非詩自名懿不以抑爲名懿讀爲抑

乃韋昭之誤而後人因以據之耶姚氏有意力翻朱案故執此一字爲駁不休遂並詩中正旨亦不之顧此門戶之見未除也愚非袒序更不宗朱然平心而論此詩之解實以朱傳爲得而姚與序並失焉詩首章靡哲不愚一語千古學人大病四字說盡蓋愚人之愚其愚也易破哲人之愚其愚也難明自以爲哲則無乎不愚矣故欲祛其愚必先針其自哲之病而言乃可入故發端以此爲第一義也於是特提訏謨遠猶以爲人所當圖不可苟且偷安是自爲正意而無如今日俗習因人非湛樂即飲酒敗德亂政莫此爲甚而女獨不念所承之緒是何等緒而乃惟樂是從罔敢求先王之道以共明刑其可乎哉似此違天悖德天必弗佑以至淪亡如泉之流滔滔莫返誰能挽回故不

欲自勵則已如欲自勵內而庭除之近外而蠻方之遐細而寢
興灑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無一非當整飭所謂訏謨定
命遠猶辰告者不於此益見其實歟然既定爾人民謹我侯度
可無意外之虞而辭氣之間尤悔易集能無致謹夫白圭有玷
猶可使平斯言有玷失莫能救故言尤無易出焉使其易出而
不自持也是莫捫之舌苟焉而已詎可任其一逝不返乎蓋天
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者亦無有德而不報者試思及朋友以
至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民萬民靡不承矣謹言之效至於如
此然猶不敢自以為無玷也大廷之緘默易凜獨居之私念難
防屋漏之中鬼神鑒焉於此而無愧則真無愧也慎勿謂幽暗
莫覩遂無人覲而可以縱欲敗度也當知鬼神之盛昭物不遺

至神莫測不顯亦臨雖極被醴猶懼有失況敢厭射之乎夫修德而欲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有必然者不修德而亦欲人服之是童牛而角之所必無者然而我言雖善聽者難從其在哲人告即能行其在愚人聞且未信故諭木以荏染爲成器之本而論人以溫恭爲入德之基於乎小子吾不啻手攜而事示又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愼無視爲夢夢慘慘勞我我之誨爾諄諄然爾之聽我藐藐然其可乎哉借曰未知乃女今則旣抱子矣乃未幾亦耄旣耄矣少壯猶可曰不知旣耄者而猶不知耶於乎小子天運方艱國危可畏倘不知儆而更回遹其德也則君道失於上而小民困於下矣欲國之無亡也得乎倘其聽哉庶幾無悔此非自儆僻乎而必謂之刺人也寃哉茲並附錄兩

衆之言於后讀者詳之

附錄

朱子辯說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即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感其齊肖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反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姚氏際恆曰此刺諷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案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

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爲抑序謂亦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按以此詩當懿戒其不可宿者有五詩賓之初楚及假樂篇晉有威儆抑抑之文與此抑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爲難之說而他謂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衛有作侈抑也抑抑毛傳謂容也若懿自訓美賴不相同儀其嚴嶽故曰條兩內觀當則外見康陶也若作懿則爲美美威儀句毀後但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音之偶近而遂不則其義予一也楚諸云楚戒今篇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何刺王無一靜自警如曰併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謂爾詩詩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說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者者如曰四方其訓之四關斷之其在子兮與述亂于政罔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等諸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謂中既於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衛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衛風併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適五也如是則安將以抑詩當武公之諡戒識作序者見刺傳說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可之辭于是立兩歧之地而曰衛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

謬有三夫人剌王則剌王自嘗則自嘗朱有兩事夾雜可爲文
君自嘗既使人謝而譏然則雜剌王之義何居剌王期王改猶
然則自嘗爲侯事與王事又不相涉也若然何雖作剌王一篇
自嘗一篇而必以兩亦夾雜爲一篇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
武公以宜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世不武公時爲詩侯庶子
耳未爲閔君未有雖事惡無預于物不惑作剌王此實錄
也則武公無剌厲王之善甚明二也詩中毛傳詩何有皆言
剌王無一語及武公與自嘗毛在序前國無此鄭亦不彼序
此明明見者奈何自序出而世背以爲武公箋乎三也如
是則序說可用乎否乎尤可與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
有有失以考之則其曰剌厲王失之而自嘗者也得之
也得武公剌厲王然實爲剌厲土反以失若試公自嘗
則雖意此反以爲得是非類劍屬嫌互可矣殊甚此本
不必恐但甚其說故君舉而辨之曰自嘗之所以爲得
因語之史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乃言本昭之言也又
曰詩衛藩度二也案鄭氏解質爾民謹爾侯度用戒不
處曰侯君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藩公事故又戒鄉巳大
夫及邦關平女爲民之事與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
垂之事義自如此誠平心讀之可見何省是使人告已之說乎
又日曰我厥閔三也鄭氏解胡下哭與生兵寇特以減王且閔
乃天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閔既卒斬亦侯用乎又曰亦率既
毫四也嗟嗟文義之不通而何云通於學乎上章曰亦既抱子

此云亦聿既耄承上章而言少抱子時忽然耄矣此詩款一章採一胥皆然也何爲指其一處而言之乎蓋耄爲指其年九十五既抱子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衆淇奧所美賓筵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飲酒此詩刺王荒湛于酒豈以酒字偶同而遂謂之相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駿明曰如此必去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意明乎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之意則其云取其得者正陰序之雲霧不淺耳棄二說各執已是嚴氏獨有意代求朱傳之失朱免強詞求勝原無是處亦由聯翁所舉詩中謬語不舉其大而標其細故使人得以摘其瑕而力駁之恐解此詩但摭大要運纖成文使讀者從容涵泳領其大旨則此詩之爲刺人而作乎亦將爲自禁而作乎可得諸意言之表者矣何必紛紛聚訟爲哉

〔傳〕抑抑密也隅〔集傳〕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也庶衆也職主也戾反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也謨謀也定審定不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辰時也告戒也則法也興尙也紹承也敷廣也共執也刑法也弗尙厭棄之也逷遠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也玷缺也捫持也

讎答也 屋漏 李氏如圭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格至也 度謀也 射厭也

也 辟君也 武公也 止容止也 僭差也 賊害也 童無角曰童 何氏楷曰童為言猶易童牛 詩言童羖以角

也 虹潰亂也 字書虹與訌同 王氏曰 荏染 柔貌 集傳荏染柔貌 柔木 柔忍之木也 集傳柔木 言緡之絲 緡綸也

也 被之絲也 以為弓也 絲綸也 借 不信也 借 慘慘 憂貌 耄 八十九十曰耄 舊 止也 誡也

遹僻也 棘急也

標韻 閑戍七 惡同本韻 疾質四 戾霽八 叶韻 訓問十三 順震十二 通韻

告沃二 則職十三 叶韻 今侵十二 政敬二十四 叶韻 酒有二十五 紹小三十七 叶韻

韻 王陽七 刑青九 叶韻 尚漾二十三 亡陽 叶韻 寐寘四 內隊十一 通韻

章陽 兵庚八 方陽 叶韻 虞虞七 嘉麻六 磨歌五 為支四 叶韻 舌屑 逝霽

叶韻 讎尤十 報號二十 叶韻 友有 子紙四 叶韻 繩蒸十 承同本韻

顏刪十五 愆先一 通韻 漏宥二十六 覯同本韻 格陌十一 度暮十 射陌 叶

征役不息爲亂之本

於是民無所往

告以救亂如救水火御用兵之法

韻　嘉麻儀支叶韻　賊職則同本韻　李紙子同本韻

支甚同本韻　行庚心侵通韻　否紙寧耳紙子同叶韻

盈庚成同本韻　昭蕭樂效十九慘七藐教教虐耄二十

叶韻　子紙止同悔賄通韻　國職忒德棘職本韻

桑柔　芮伯哀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章一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章二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章三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章四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便不平材

朝不可信不如在野然倒退退亦難必將退進一層君子錯亂此何時勢遊民門讓臣心何堪兄此皆君不能擇相信任小人之過二章極說發揮痛之致

二章以聖愚對說相形對言見為人不能違從忍心人求可信用是進突處王之失

二章看以風行隧道為比凡小人皆由中誠誦不入耳皆有所自君臣行原如此出圖得得不亡

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章五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章六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章七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章八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章九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章十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章十一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章十二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章十三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章十四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

以下規諷僚友見不能匡正君惡者臣下之失忠臣憂君之心千載如見其誠

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十五章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十六章

右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此詩人皆知爲芮良夫作矣而不知其作於何時則又可異宋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爲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集傳以下諸家皆從之且謂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斥當時執政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蓋厲王暴虐不敢直諫故託言規諷僚友以刺王耳此又何異癡人說夢耶夫詩不云乎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此時國人已畔厲王已逐然王雖被逐尚存於彘故又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正春秋傳所謂君若綴旅時也朝廷之上雖有周召二公行政謂之共和而王至共和十四年

始死於彘則哀此中國誰爲之主雖曰有君不且若贅然哉此詩正作於其時蓋傷之也何以刺爲凡詩中所言無非追究同朝不能匡救君惡以至危亡並恨已無大力拯民水火可以挽回天意此作詩大旨也若諸家但謂刺王且並謂借勗友以刺王不惟臣子拳拳愛君之心無所見卽此詩精神結聚之處亦不能顯集傳雖亦疑爲共和之後作然又曰不知的在何時則其心尙無定見亦由於未能讀詩之佳處故耳大凡諸儒說詩總不肯全篇合讀求其大旨所在而碎釋之烏能得其要領晦翁譏行葦序以爲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管照前後又云隨文生義無復倫理不知已亦正坐此病卽如此詩其佳處全在滅我立王三章而乃爲游移無定之解其餘不過追悔

恨之詞偏又呆頭碎猶豈能抓人癢處哉

集釋

菀杳鬱戊也旬徧也劉玹也珍紀也倉兄與愴忱同附之憲也悲撰姚氏際恆曰急城聖之意恰怳塡塞于胸也倬明貌炅平也豜爲也訶爲首也蘊灰嵐也步羽也郵頻也殷贊姚氏際恆曰殳資無所資瞋將贊也桀傳以資作咨非也騷集傳疑如儀衛射遯資升體疑立之立定也附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祖往也覽爭也屬毖也梗萍紀訂泊無定顯也佯厚也瘠西竊棘急也閣造也遄慎也況縱也削陋隋氏傚且亂日遊則國日削序錫跡別影否而官人也執熱也氏際恆且執熱姚勞頫熱也繼往也講執勞頫熱之人辭能不往而洸麻其熟執逝不以濯亦倒字句猶云不以逝濯也自來解此昔以執熱乎執持熱物幾有見人執衿熱物之後必濯以水乎又日或亦爲執持熱物之非孫文耽解爲熱氣益身如執之然錐伯敬解如熟不可解何元亍解爲蘇暑之時離能執兮此然以往而不思浴濯竟無一適者躅陷也易遡爲懈僾肥也井使也桐痛也具但也贅屬也卒盡也荒虛也旅與同算相輔也狂戚也蛙蛙也多並裂之貌譖不也信維谷姚氏際恆曰維谷服氏臣害進退告膂如陷山谷谿毛傳直訓爲窮未明趙遲行也茶蚤姚氏際恆曰任納白茶惟

以苦名經毒孔氏曰荼苦葉毒螫螫昔惡物本為二物桀傳睦乃曰荼苦荼也朱若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其附會如此

道也征以中垢姚氏際恆曰征以中垢謂行以中職之汙穢也或謂小人以內汙之事逐君子者非聽言二

句姚氏際恆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根上文來謂聽彼之言則應而對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昏昏如醉集傳曰王使貪

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一字不可解蘇感起之敘職耶出涼

鄭讀為諒信也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戾定也覆背善詈姚氏際恆曰覆背善

詈背善卽上章皆背謂覆為背善且詈我也從來以善詈連言非嚴粲傳云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亦通匪

予姚氏際恆曰匪非也謂難必以予言為非然不能自已故為此作歌以冀爾之一悟也

標韻柔十一尤劉憂同尤本韻隔句韻旬十一真民同塡一先天同矜十蒸通

韻隔句韻騤四支夷同黎八齊哀十灰通韻隔句韻翩先泯真燼十二震頻真

叶韻隔句韻資支疑維同支階九佳通韻隔句韻將七陽往二十二養叶韻隔句韻

競二十四敬梗二十三梗叶韻隔句韻殷十二文辰真東一東痻叶韻隔句韻宇

寘七怒遇七處御圉同叶韻隔句韻毖四寘恤四質熱九屑濯一屋叶韻隔句例

爵十藥濯三覺溺錫叶韻隔句韻風一東心十二侵叶韻僾十一隊逮同

本韻隔句叶穡十三職食同本韻寶十九皓好同本韻王七陽痒荒

荼同本韻隔句叶賊職國力同本韻隔句叶君文瞻十四鹽叶韻相

陽臧腸狂同本韻鹿屋穀谷同本韻里四紙喜同忌寘叶韻

迪十二錫復屋毒二沃叶韻谷屋穀同垢二十五有叶韻隧寘類同

對隊醉寘悖隊通韻作藥獲陌赫同叶韻背隊克職力同

叶韻戾八霽寇宥詈寘叶韻予六魚歌五歌叶韻以上七章隔句韻也

雲漢　宣王為民禱旱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

開口為民致禱民
愁惻怛之情如見
即此一端已足上
格穹蒼而消災

言禋上祭神何為民祈澤也此又削以己身為民從斯則為民之心尤切恐懼仍有累救災至憂之衣況羣臣不忍乎誠父母至親豈忍視予則上帝至尊豈肯於我此章自因其格天無術此乃歸罪人其力回天再念求恤勿棄前功總以挽回天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

心爲主王心爲民
可謂切矣

昊天曷惠其寧漢八

右雲漢八章章十句此一篇稱畢文也而序謂仍叔美宣王姚氏謂其未有考然使其實有所考而篇中所言亦非美王實乃王自禱詞耳詩開口卽爲民號究仰天上訴曰於乎何辜今之人祇此一念之誠真矜惻怛不能自已已足爲消災弭禍之本況又爲民求神上而后稷上帝之尊且親下而祈年方社之神且靈自郊徂宮罔不奠瘞所謂靡神不宗無牲不備者也凡在朝臣如庶正如冢宰如趣馬師氏如膳夫左右又無不同心救旱恐敬恐議亦庶幾乎上帝式臨后稷克勝矣而乃寧莫我聽乎夫旱既大甚蘊隆蟲蟲既不可推又不可沮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天降喪亂曷其有極於是饑饉薦臻凶歲頻仍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其不至散無友紀先祖于摧者亦幾希矣夫是以憂心憚暑如惔如焚欲避之而無可避卽逃之又不能逃於乎昊天上帝胡甯瘨我以旱而不我遺曾亦不知其何故也嗟嗟羣公先正縱不我助亦不我聞而父母先祖亦甯忍予而靡聽靡顧乎夫上帝不臨后稷莫勝是大命近止靖親俱無可恃矣夫與其耗斁下土害及蒼生毋甯禍我一人猶得以身當之庶可暫息天怒而無苦吾民爲也獨是瞻彼昊天不惟昭回雲漢而且有嘒其星天未厭亂莫能挽回敢不業業兢兢如霆如雷益矢敬恭以答明神蓋昭格不僭於前修天心悔禍於將來此豈爲吾一人慮哉殆將以定衆志於庶司也天乎天乎仰視蒼蒼何時是惠我以甯時乎此非禱祀詞乎何以謂之爲美宣王也

朱氏善曰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
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
而民懷之羣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
之業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此所以爲美宣王憂然
詩則因修省恐懼之不暇矣而何以美爲吾故曰顧卑文也

【傳】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孔氏穎達曰左傳日語荐雅釋天云仍饑
於爲臻至也蘊蓄積也陽中氣也蓄隆盛亢也于閟外氣也騎蠲齵爾也蓋氏旱剛熱達蟲薰
也殄絶也郊祀天也宗也廟上祭也天下祭也地奠瘞孔置之克勝於地也口疼
祀也神之宮時物酒食祭祀王之時隔也考從救言
爲是方祭當亨祭祭畢也蕢宗也摧之祀吉
當也言我身祈方無右月介將
數敗丁是以告也也伴我所
也死將哉也集僊祭公先
大命近至也獻公先正祀百辟賜士之有益於民者
之於土皆氏佐目資不能勝也臨身也而滅也沮止也

以新穀實者也月令計云西郊鄉土

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

漈漈

言山無木川無水

加除之也　日

魃

早神也孔氏以頊若曰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

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遇者得之

之墳也　獨病也僧曾所新年于于天上帝與也　祈方之四方社神祭鬼

物　也　曾也所新載于天宗也　一名早方神也祭土

康度也

慨

散

友紀

紀也病紀氏亦際恒曰來年君以陸爲友無紀今以早集故將么社爲無

言綱紀不闢胸病也奐正家字官何之顯病家宰又家也長集傳曰字馬官師

友之詔以兵字也官長之

氏

王字門以省

夫

字也食之長也

周

疢

家

宰

不蠱不聽夫徽膳膳左右官也

飲酒不祭言諸臣無有布而人不降不敝大秩氏傳歲其凶之

而遂止也里傳里爰也與償書不周夫歸集氏傳之百不氏

不爲也　籍釋文也日里本作無傳之作同者樂其年兵長

劉氏瑾曰孟子讀曰人不理於口集傳訓爾雅作同

季布傳無俚之俚爲證然則里俚傳訓賴亦用引

標題　天先一人真十一一臻同牲庚八聽青九九廷迥韻　蟲東一宮同宗冬二臨二十

侵　躬東叶韻　推灰十雷同遺支四遺同推灰迴韻　誰支六所同願

也崔嵬嶽嶽
說隣後世杜甫生
嶽緯行列學此種

中閒四章皆王遣
臣代其禮意而錫
予之自城郭宗廟
宮室車馬寶玉以
及土田賦稅之畢
無不具備且命傅
御遷其私人則從
從者至衆
玉是始入餞行正
面

助予叶韻　川烈十二闕逝十三叶韻　去

故臭虞怒叶韻　紀宰右止里叶韻

星飈成正寧通韻

崧高　送申伯就封于謝用式南邦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

國于蕃四方于宣章一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

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章二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章三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章四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章五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更為備至如保居何分別淵入謝乃交功役爲應行之意結尾點明作意並特表其功德之盛非徒以親貴邀寵亦示詩人自占身分處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六章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七章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八章

右崧高八章章八句此詩與下篇烝民同為尹吉甫贈送之作一送申伯一送仲山甫以二臣位相亞名相埒才德又相配故於二臣之行也特贈詩以美之於申伯則曰嶽降於山甫則曰天生二詩發端皆極意經營工力亦極相敵是二詩者尹吉甫有意匹配之作也有意匹配二臣為宣王中興生色則篇中所謂生甫及申之甫非仲山甫而何乃諸儒忽曰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集傳疑二人不同時辨以並舉又云或曰此是

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氏祖謙亦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也今現在同見於詩之人不言而乃爲此猜疑無定之辭眞是可惟蓋況申甫皆國名耳唯嚴氏粲曰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害意矣此詩言嶽降猶孫氏言天生仲山甫耳當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還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或者疑甫爲字申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文辭雖以例拘辭與稱契稷稷以官契以名澳稱絆灌絆以封邑羅以姓皆不類也此何元子爲之數實曰或謂吉甫既爲作詩之人二

甫字同必無自贊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為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統為二詩發端亦可以見甫之為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二詩同編二臣對咏明白如是尙煩諸儒辯論如是則其他有疑難定者不言可知聽經學之難不難於考証多端難於遊備一言以決之耳此詩用筆雖傚爽而製局甚平無足為異唯發端嚴重莊凝有泰山巖巖氣象中興賢佐天子懿親非此手筆不足以稱題以下歷敘王命諸臣代伯經營其國自城郭宗廟宮室車馬寶玉以及土田賦稅之屬無不具備所尤異者伯之家人亦令傅御代為遷徙赴國行糧亦命召伯早為儲備王之寵臣可謂至矣夫古之封建錫以車馬畀以寶玉者有之未有代營其城邑寢廟者古之寵賚

予以弓矢賜以甲第者有之未有代遷其室家且並慮及餱糧者有之自宣王待申伯始然則爲之臣者宜何如感泣忘身以報之耶此中興業所以不難就也蓋王之爲是曲盡恩榮若非以伯爲元舅之尊也非以伯有擁戴之勞也誠以其資兼文武望重屛藩論德則榮寵堪襃論功則賚宣足式故用以式南邦不得不如是之慇懃周浹禮文備至焉耳然則諸臣之旁觀者又不知如何感泣亦將忘身以報之矣嗚乎令德聖主忠藎賢臣其推誠相與夫固有非形迹所能喻者此尹吉甫之所爲長言而歌咏之也歟

[集說]崧高 集傳山大而高曰崧李氏樗曰山高大者自名崧木 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孔氏 嶽 山之尊者東岱南 霍西華北恒是也 駿 大 也 甫 即仲山甫 說見篇中 申 申伯姜姓國也孔氏 穎達曰竟之時今義

氏者掌四岳之祭周則有甫申齊許皆姜氏之苗裔也**翰**幹也**蕃**蔽也**亹亹**强勉之貌**纘**繼也**邑**國都之處

也王氏安石曰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謝**集傳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曹氏粹中曰地理

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與相近**式**法也陳氏飛鵬曰南國是式者命爲州牧也**召伯**

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徹**何氏楷曰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

備明稅賦之法一皆在其中矣此即黍苗爲所云平原隰詩泉議之事又曰韓奕言實畝實籍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幷

伯土田蓋自厲王暴虐而徹法壞盡矣宣王中興之矣亦可見其一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

遷使就民也**俶**始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介圭**謝侯封圭盤恒主以也於天子者也

近集傳近辭也孫氏光陪曰辭言樂敵也歸氏曉成曰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冢說文從五從才今從近謀**郿**今屬翔府

郿縣孔氏綱遷曰自餞適申塗不經郿時置王黨省威岐周故餞之于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役遄中也集此近是

信邁誠歸何氏楷曰邁行也信邁猶云樂行也謝于誠歸者傷云蕭歸于謝也**峙粻**集傳峙積也粻糧也遄速

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番番**武勇貌**嘽嘽**

工於發端與上篇同一形縱有勢然微降以氣言天生以理言此在說理

柔惠 戎汝也 揉治也 吉甫 尹吉甫周之卿士也 誦工師所誦之辭也 碩大也 風 嚴氏所謂風且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風 肆遂也 頌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叶韻】天 先一 申 真十一 翰 寒十四 宣 先 通韻 事 寘四 式 職十三 宅 陌十一 叶韻 邦 陽七 功 東一 叶韻 邦 陽 庸 冬二 叶韻 田 先 人 真 通韻 營 庚八 成 同本韻 伯 陌 濯 覺三 藐 效十七 蹻 同 隔句韻 馬 馬二十一 土 麌七 叶韻 寶 皓十九 保 同本韻 郿 支四 歸 微五 通韻 疆 陽 行 同本韻 謝 禡二十二 嘽 寒四 叶韻 翰 翰十五 憲 願十四 叶韻 德 職 直 國 同職 本韻 碩 陌 伯 同本韻

烝民 送仲山甫築城于齊懷柔東諸侯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一章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不爲三代之興於
南宋者以此
此詩備乘其德山
德行選到要義
此章總言賦令
此章山甫政事明言
德行
二章尊義其德王
補袞始備而政於
然德不假則宇滿
[illegible]
創造此詩之所紀
[illegible]
行處[illegible]于山
此二[illegible]
爲什詩送別之由
相以[illegible]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二章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三章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四章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五章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六章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七章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章

右烝民八章章八句序謂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而詩

中無美王意故集傳改爲送行之作本詩詞也鄭仲與駁之云
時厲王流彘諸侯已不知有天子齊遂而區區之城且以上請
豈非宣王復興之烈哉刪詩存烝民春秋之旨如解作送行何
關王政何登於雅姚氏以爲依序則腐儒之見詩末何明言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緣不識詩乎案鄭
論甚正大未可厚非然自是詩外意非詩中旨也詩本美仲山
甫故備舉其德性學行事業以及世系官守無不極意推美而
總歸之於德且準以則爲而不過幾於中庸至藝學故能使宣
聖三復其言而歎美之然則仲山甫賢卽作詩之尹吉甫亦可
不謂之爲賢乎此詩內意也若築城於齊不過尋常卿士任之
足矣何至以才全德備補袞重臣遠出而司其事豈非以諸侯

久無朝廷今一旦以築城請不得不命天子保傅親受其成雖曰城彼東方實懷柔東諸侯也故尹吉甫作詩美之亦此意歟不然何云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耶唯不宜直云美宣王但當曰送仲山甫築城於齊則春秋之義自見惜諸儒說詩率多半明半暗未能窺其全旨故來後人指摘相循而未有已時耳

【集釋】烝衆也則法也秉執也彝常也懿美也監視也昭明也假至也保佑也仲山甫樊侯字也孔氏穎達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嘉美也令善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若順也賦布也戎女也王躬是保集傳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抑其世官也歟或問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其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蓋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大保可知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將率行也若順也否猶臧否也明

首章敘朝受命纘戎以下皆冊詞

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彙儀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茹（納也鄭氏轉濟也劉口）

纓駟騤日轄車者亦取其疾遲之疾故轄有轄之義 儀（度也）圖（謀也）袞職（王職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

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

標韻 則（十三職）德（同）本韻 下（二十一馬）甫（七麌）叶韻 德（職）則色翼式

力（並同）本韻 若（十藥）賦（七遇）叶韻 甫辟（無韻）考（十九皓）保（同）本韻 舌

發（九月 六月）通韻 將（七陽）明（八庚）轉韻 身（十一真）人（同）本韻 茹（六語）吐

甫（麌）茹（語）吐（麌）禦（語）通韻 寡（馬）助（六御）補（麌）叶韻 業（十七洽）

捷（十六葉）及（十四緝）通韻 彭（庚）鏘（陽）方（同）轉韻 騤（四支）喈（九佳）歸（五微）

通韻 風（一東）心（十二侵）叶韻

韓奕 送韓侯入覲歸娶為國北衛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

此章敘朝覲而徂
天子之賜存光寵
移於時者目

此敘祖送歸國

此敘侯迎親迎一
時儀物寵極矣
日見為國威矣以
押衛士也

此言並及擇婿之
勞頂對衍以姞氏
云因服婆及擇婿
于偏見韓土之美
仍歸對同本有此
為絡服御處於于
無過可舉章末兼
稱韓韓特言韓姞

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一章四
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
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二章韓侯
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
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三章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
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
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五章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六章

據此與上漢氏鄭
箋近延相對
未盡仍偏劉封建
因其前人之北字
增今日之疆域不
唯使其勸修藩籬
且合其捍禦北狄

右韓奕六章章十二句此不過一篇韓侯初立入覲受賜因以便道親迎歸國詩人美之之作於國何所關係小序謂尹吉甫美宣王固涉泛泛即謂能錫命諸侯亦豈詩中大旨至集傳則又只以爲送別之章尤屬膚執擬未可與知人論世也唯鄒氏忠胤曰韓爲燕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國爲一方屛蔽韓侯來朝猶用纘世襲命之禮王因命之纘舊服受北國爲伯其依毗亦隆重哉而馭下之柄可概見矣此差得詩人作詩義旨然月猶用纘世襲命之禮亦只說得能錫命諸侯一節非深明當日時勢者也愚意此詩必作於六月北伐之後故爲一關係中興之作蓋自玁狁背叛以來北方諸侯梗命不朝者亦已多矣茲值北伐有功韓侯適以受命入覲而又年少英賢爲

國舅親更配帝甥膺茲屏翰實足以制北狄而衛王家故宜王因其來朝特隆以禮與申伯諸臣同深倚賴非泛常比也詩人亦於其歸國便道親迎之月餞之以詩亦將以北方保障望之故首尾均以受命建國勤修職貢爲言至中間親迎兩章不過借作文章波瀾且以見其爲國至戚尤宜輸忠以報天子耳若天子寵錫之隆蹶父相攸之美皆詩中極意烘托法非關正意然正意亦未嘗不由此而見也惜後儒說詩專從此等處評其恩遇非常則何異矮人觀場終日不知其何故耶姚氏際恆近世普說詩者其於此詩亦僅曰宣王冊命韓侯韓侯入覲天子韓侯取天子甥女爲國戚皆絕大事如此詩不入大雅而必標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雖以此事爲絕大事詩爲大雅詩則

其讀不及山矮人下數等哉

韓奕

奕奕大也梁山集傳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李氏樗曰其後屬晉爾雅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爲晉望也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集傳受命謂嗣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班氏同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纘繼也戎汝也易改也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梁氏益曰左傳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言不來朝於庭故討其罪辟君也修長也張大也介圭封圭也淑善也綏章集傳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鉤膺鏤鍚集傳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孔氏穎達曰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服冒之上案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鞹鞃淺幭集傳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孔氏穎達曰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字異而義同玉藻詩流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複然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少儀御乘之注云拖諸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鞗革金厄集傳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紾搤轡

首也孔氏穎達曰厄大蟲似蠱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 厝 梁傳厝地名或曰郎也穀氏隱桓月厝扎台通用

晉有杜㓨亦作厝㓨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顯父 周之卿士也 蔌 殽

也 筍 竹萌也 蒲 蒲蒻也 且 多貌 侯氏 覲禮諸侯來朝者之辭稱此則指韓侯也 胥 語辭 汾王之

甥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上故曰汾王也甥指韓姞 蹶父 周之卿士也韓姞父也 姞 姓也晉杜中日說氏

文曰黃帝之後百鯈姓姞后稷妃家也然則黃帝之後百鯈其氏也 諸娣 梁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娣 相攸 擇可嫁之所也 訏訏 大也 甫甫 大也 噳噳 眾也 貓 集傳貓似虎淺毛而毛之 羆 慶 善也

令 善也 燕 安也 韓 善也 溥 大也 燕師 眾也 完 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王命以其先祖侯伯為此築城 追 貊

貊 夷狄之國也 墉 城也 壑 池也 籍 稅也 貔 猛獸也

【協韻】 甸 叶十七 命 叶二十 命 同 通韻 道 叶十九 考 同 本韻 解 叶十 位

四 通韻 易 叶十 辟 同 本韻 淚 叶七 王 京 同 衡 叶八 轉韻 錫 同

十二 厄 同 通韻、 厝 叶七 掌 同 魚 叶六 蒲 叶五 車 叶四 且 胥 叶十 通韻 子 叶四

發船而往

淮夷患除

壽命安民不外興復耕田清賦稅諸法

再勉以繼述先業

首敘爲王錫命之言

言藩旬即君下謀

論述賢行鄭重之至

頌揚王休乃臣子職盡之後然仍勤

止皇(同)本韻 彭(庚)鏘(陽)光(同)轉韻 霆(文十二)門(元十三)通韻

到(號二十)樂(效十九)通韻 士(紙七)訏(虞)甫(虞)噳(虞)虎(虞)譽(御六)叶韻

完(寒十四)璽(刪十五)通韻 貊(陌)伯籍(同陌)本韻 皮(支四)羆(同)本韻

江漢　召穆公平淮銘器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章一)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章二)(平淮之事,成,下言錫賞之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章三)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章四)(賞賚)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章五)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

君以文德川芮來覲於廟拜時矣

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六章）

右江漢六章章八句此似一篇召伯家廟祀勲銘蓋穆公平淮夷歸受上賞因作成於祖廟歸美康公以祀其先也細玩詩意自見首二章敘平淮之功甚畧後二章述慶賞報塞之儀極詳反覆祝頌鄭重賡颺歌咏不已則其歸重後層可知中興得爲輿句宣述獻皆設爲王命之詞以便歸功祖德亦無非爲後半作勢非廟器銘哉序以爲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不知作何處睹集傳以爲詩人美之者亦非蓋自銘其器耳夫淮夷不自是宣王中興事然詩非爲宣王作特稱詩者錄之以見宣王之功也此中界限不可不明詎得因其平淮夷遂漫然以爲美宣王而無所區別哉

【釋義】浮浮木盛貌滔滔順試貌蓋平淮由江漢率師順流而下也淮夷攻之江淮濟者鋪陳也陳鍤
以伐之也洸洸武貌麻率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也棘急也極中之我也
君中而為世方所取正也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翰綠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也戎
汝也公功也釐賜也卣爾雅釋器卣中尊也文人姚氏際恒曰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為文德之人非集傳曰
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王也為說雜而復亦非周岐附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稟傳古者爵人必於祖
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對答也揚稱也作召公考集傳
考成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廟公之廟釋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三邦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與伯芮敦邦其鼎彝萬年無疆語正術類但儐自祖其壽而此祝君壽耳冢此詩郎鄧
詞集傳既知考成為錫器而不敢斷者何也矢陳也

【協韻】浮尤十一滔豪四游尤求同叶韻　車魚六旗舒同上鋪虞七通韻
揚陽七洸方王同上平庚八定徑二十五爭庚甯青九叶韻　滸虞七虎土同上本

命將興兵凶戰危故以敬戒爲主卿臨事而懼之意

罷制

循淮而下以至徐土是所行正道以下方形門將先聲早已奪人意以對村進宜無不克況視征乎

搗截淮浦斷其歸

韻　棘（職十三）極（同本韻）　理（紙四）海（賄十）通韻　宣（先一）翰（寒十四）通韻

子（紙）似祉（紙並同本韻）　瓚（旱十四）卣（有二十五）無韻　人（真十一）田（先）命（十二

敬四）年（先）叶韻　首（有）休（尤）考（皓十九）壽（有二十六）叶韻　子（紙）已（同本

韻　德（職十三）國（同）本韻

常武　宣王自將伐徐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一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二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三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四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

路並視模附下章乃乾淨俛防不不何遽擧故曰推征鮮字新而衍並有更新之想

徐方二字回環互用有絕快絕杜司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句有此神理

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章五）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章六）

右常武六章章八句詩無常武字而以名篇故又啓諸儒紛紛疑議二千餘年尚無定解抑又可笑小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不知其何所據大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然篇中有美而無戒且所謂常德者亦不知其何以謂之常德而始可立武事均覺難解辨說獨不取非以爲於理亦通故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是又本序以爲說無怪姚氏譏其爲倭序者莫朱若也然姚氏亦無說以解此則其他又何論耶愚按常者恆也謂事之有恆者而後可常焉蓋封

變言而又近乎瀆者也武者事之變詎可以爲常武也不亟戰又豈可視爲恒惟當其時不能不用武以定亂則雖變也而亦正爲匪瀆也乃無忘乎恒耳周之世武功最著者二曰武王曰宣王武王克商樂曰大武宣王中興詩曰常武蓋詩即樂也此名常武者其宣王之樂歌始將以示後世子孫不可以武爲常而又不可暫忘武備必如宣王之武而後爲武之常然變而不失其正焉者耳而豈以武爲常哉又豈如序所云有常德以立武事之謂哉詩首命將次儆副三乃親征四五則皆臨陣指麾出奇進攻諸事蓋誓師則必敬必戒整隊則成列成行循淮而下直薄徐土雖未行而先聲已震陣甫列而醜虜咸禽陷守則如山之苞勢不可撼動攻則如川之流氣莫能當有猶士尤貴

奇謀故不測而不免有偏師乃行正道故緜緜而翼翼截彼淮
浦防其逸尤用攀援濯征徐國擒渠魁並勦餘孽是一篇古戰
場文字迨至徐方旣來徐方來同乃歸功天子而徐方來庭徐
方不回天子亦不自有其功曰是豈可以爲常哉蓋不得已也
可以下令還師矣中興業建樂舞斯成各命常武是之謂歟蓋
不敢上媲大武亦不敢下同顯武特恐後世子孫以武爲常而
輕試其鋒又恐後世臣民與武相忘而竟無所備是皆不可以
爲常哉咏歌爲詩並觀樂舞不能不爽然而自失也於乎宣王用
意可不謂之深且遠哉

【釋詞】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孔氏穎達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陳氏奐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

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尹氏吉甫也蓋為
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內史掌策命
卿大程伯休父周大夫孔氏穎達曰程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
夫也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
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三事姚氏際恆曰三事毛傳謂
嚴氏一之曰程儀內邑在豐之立三有事之臣衆此師
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雨無正三事大夫也
謂分主六軍之三事大夫無一不盡職以觀精也鄭氏簡三良
之邪赫赫顯業業大嚴威也天子自王舒保作集傳未詳其義
蓼也也將威可畏也或曰舒徐保安
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雷氏粹中曰紹糾紊游燕遊繹
雖以天子之威衆如此亦安徐詳諸而後動也也
運精騷擾動進數而進闞奮怒虓虎之自鋪布敦頓仍集傳仍
也也之也之貌怒也也也就也老
于曰擾胥截絕也謂斷絕其嘽嘽衆盛苞本緜緜不斷翼翼不
而仍之出入之路也貌也也單
也不測不厥不克化為不濯征有執濛其允信塞實庭樹也孔
詐也可勝也勝機之意也也氏穎達
曰既降服後朝回不復還歸班師而
京師而主王庭叛也歸也

標韻

士紙四父麌七戎東一國職十三三叶韻

父麌旅語六浦麌土同處語

案戎不入韻請改
叶古改不必從

極力講駡女禍可
謂不留餘力

緜(同)通韻 子(紙)作(藥十)紙韻 遊(尤十一)驕(蕭四)叶韻 方(陽七)蕩(庚八)

轉韻 武(麌)怒(遇七)虎(麌)虜浦(同麌)所(語)叶韻 翰(翰十五)漢(同)本韻

苞(肴三)流(尤)叶韻 翼(職)克國(同職)本韻 繹(職)來(灰十)叶韻 同(東)

功(同)本韻 平(庚)庭(青九)通韻 回(灰)歸(微五)通韻

瞻卬 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

言之悽然

猶冀其補救於後思厲之至

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

、屛、胥、邁、害、至○於[illegible]此

云亡邦國殄瘁五章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六章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

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

祖式救爾後七章

右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刺幽王嬖褒姒致亂

之詩而序謂凡伯作則未有考曾氏粹中曰凡伯作板詩在厲

王末至幽王大壞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然亦不

必辨唯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姚氏譏之以為

褒姒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今以奄人與褒姒並舉為言然則

何人乎使晦為閹之亦無以為對蓋詩雖以婦寺連言亦不過泛

寵內侍因緣爲奸故帶言之非所重也倘使女寵無實可指則奄人與嬖妾並舉亦自無妨今褒姒既有其人而奄人不過盡以對之其可乎哉且詩極言女禍之害以爲亂自婦人匪由天降曰傾城曰長舌曰厲階可謂窮形盡相不遺餘力矣而奄寺則末何僅一及之豈可據以爲言耶又詩之尤爲痛切者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二語而諸家多易忽之更不可解夫賢人君子國之棟梁耆舊老成邦之元氣今元氣已損棟梁將傾此何如時耶蓋詩必有所指如箕子比干之死與奴故曰人之云亡而邦國殄瘁也倘使其人無足重輕雖曰云亡又何足殄人邦國也耶惜乎無可考耳然而痛矣

集釋 塡集傳塡說古塡字又久也 厲說也 瘵病也 蟊賊害苗之蟲也 疾害也 罪平也 罟網也

罟網反晉收拘說音脫哲婦指異懿美梟鴟惡鳥長舌桑佬長
也也也赦也蚩也也也占佬多
言者也娩兵際恒旦長舌猾害長于舌指其譬為譖言故下日
譖始覺背非謂多言也諂言言必在多予此正指婚中后廢大
丁事故日得脇之階匪敎匪誨謂不待敎鞫豺忮苦忒裝譖不
癘而能為留亂者惟婦與寺集傳壹不明也也也信
也竟終背反慝惡賈居貨三倍獲利之刺責也瘵氏際恒旦天
也也也者也也多也何以刺何神不富第
氏即王之為政旣無過懇天何以實王見變眾介狄二句集何
予神何以不爾王而有與害也穀集傳爲明言必
游有淺狄大忠今王含之不忌而罔苦優多幾近臧沸泉湯檻
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也也也號
泉泉正藐藐高遠鞏閒
出者貌也

韻讀 惠八霽 厲同 瘵十卦 屆同 通韻 收十一尤 瘳同 本韻 田一先 人十一真
通韻 罪十賄 罪同 本韻 奪入曷 說同音脫 本韻 城八庚 城同
本韻 鴞四肴 階九佳 通韻 天一先 人十一真 通韻 誨十一隊 寺四寘 通韻
忒十三職 背隊 極職 慝 識 織同並 叶韻 刺寘 富二十六宥 忌寘 類 瘁同並

異何甚元孫稱中
多以此見姿態然
任大推中實爲變
調文章風會日趨
愈下也

叶韻　優（尤）憂（同本韻）　幾（五微）悲（支）通韻　深（十二侵）今（同本韻）

先（先）天（同本韻）　後（二十五有）蹙（二屋）後（有）叶韻

召旻　刺幽王政由內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一章）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二章）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三章）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四章）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五章）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六章）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七章）

右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嚴氏陳從曰舊本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從其說

此詩命名蘇氏云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然亦不能無意焉陳氏傅良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耶作者雖未必其如是而編詩者豈無意於其間哉唯序云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殊穿鑿不成文理辯說譏之是已而集傳云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姚氏又以爲涉泛無著落蓋賊仍指褒姒故曰內訌也然昏椓以下有曰實靖夷我邦又似非專主褒姒爲言大凡朝政之亂無不由內以及外況幽王嬖寵褒姒而褒姒又工於饞諂爲厲之階

則一時小人皋皋訿訿因緣倖進竊祿僣而弄國家之柄者又豈少哉故上章哲婦傾城已明刺褒姒則此預之昏椓回遹者不定指褒姒左右也然亦未有不由內訌而成者蟊賊何特測其原耳豈可執是以爲主耶至謂凡伯作已見上篇不再辯

集說 篤 厚也 瘨 病也 國 邊陲也 訌 潰也孔氏穎達曰以訌字從言是爭訟相陷故王讒賊胡氏一桂曰小人之皆在內蟊賊之害禍亦在內故曰內訌 昏椓 昏亂椓費之人也 共 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 潰 潰亂也 回遹 邪僻也 靖 治也 夷 平也 皋皋 竊蝗蹠含人曰皋皋不皆之貌 訿訿 蘇氏轍曰訿訿多貌詩也 玷 缺也 塡 久也 潰 窕氏際恆曰潰茂及潰止之潰發訓發亂義舊氏曰草得雨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矣以上潰字訓遂下潰字訓亂非矣 棲苴 集傳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朱氏善曰歲之旱則草之生於谷中且不能以遂長況其棲於木上者安得而不枯槁乎國之佩則民僅於財用者且不能以自給況其躬而無告者安得而不流亡乎是以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 時 是也 疚 病也 也聚傳言昔之富未有若是之盛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

疏

糲也粺則精矣替替也兄況同引長也集傳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

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蘇氏轍曰疏糲也粺精也君子與小人情態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居不

自替以避君子所乃自任以長此亂也案蘇說較集傳爲明故再錄之池竭一章集傳頻厓溥廣弘大也又曰池

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

使我[illegible]之滲此於非於愴怳日益弘大而發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闢也

蹙促也舊舊臣也曹氏粹中曰所最時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

[illegible]喪七陽亡荒陽同本韻　訌三江邦同本韻　玷二十八琰貶同本韻

茂二十六宥止四紙叶韻　時四支茲同本韻　粺十卦替八霽通韻　引二十

[illegible]無韻未詳何叶　頻十一真　中一東　弘躬蒸同叶韻　里紙里同舊宥叶

韻

以上蕩之什凡十一篇案是什除首尾剩幽厲數篇外餘皆宣王中興詩合觀小雅宣王諸什其

中興事可概言焉始則安集流民而有鴻鴈之什羅則爲
民鎮早而成栗澳之章盤初承屬王後民敢久矣故以安
民為木追至無非司牧攷成團淄兵疆然後北役羅統以
其浥近京邑舊先去其太屆也於是南服歡削以其形略
江漢城加鎬谷有後也所以六乃甫啄即獻余芒二詩實
桁未未追耳南北之患既除乃加兵退戎詩式不歷故分
兵二路過伐淮徐一命召公出江漢襲取淄揚防頃右得
一自將術淮流首揚徐閟深入服心故江謀前武二詩以
同時並承益至忌而鬥夷首服中與勢戎可以復文武成
緊傳矣然猶來也韓侯來制固而封之健爲北猶中伯入
謝厥以餞之用式南邦尚山命仲山甫徐成于夠以懷采
請侯然後大資東都近田淑內有駿必則無野不裹而更
勤于觀朝關夜何其不唯寶臣備治于外吏廷哲后佐理
其中而欲世之不治也得于而來已也蔔鳴則求賢山林
維駒則進寡空谷僞非於賢慈土傳爲美議故能收功一
世著績于秋乃來儀而徵謝失常收嶺于獻祈父容深工
室逆哀加以闕君不德女戎召亂緊山怍大然及鍋京王
帳復來宗周不復蓋治亂之機提於影響矣看于前詩王
此能無致暇
於其際歟

詩經原始卷之十五終

汧陽門人王秉鈞校字